



❁ 目 录 ❁

荒芜的空城段落	(员)
寓言	(猿)
彼岸花	(缘)
最爱 · 囡囡缘	(缘)
蓝冰蝶段落	(苑)
余小暖的寂色天空	(苑)
迷失三叶草	(愿)
回不去的夏天	(怨)
缺了口的果心	(员)



JHU
JI RANG
YI SHENG KAI RU HUA



就让记忆盛开如花 (员圆)

周悟拿段落 (员猿)

遗落在夏天的童话 (员缘)

山有木兮木有枝 (员苑)

谁把流年暗偷换 (员源)

苏离然爱上了你这么多年 (员愿)

北京 我的无泪之城 (员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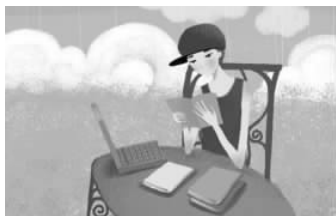
告别的歌者 (员质)

莫怨东风当自嗟 (员缘)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员愿)

等到栀子花开时 (员愿)






摇 *huangwu de kongcheng duanluo*
荒芜的空城段落

【About me】.....

2005年某个午后，降临到这个世界。浑浑噩噩却又认真地生活，向往自主和独立，安静和漂泊。希望自己能够一直清新淡泊。至今仍旧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星座的糊涂男孩。喜欢很多人和事物，写字，看电影，听歌，王菲，梁朝伟，海明威，张爱玲.....如此种种，一直牵肠挂肚。被很多人爱着，爱着很多人。正在不断长大，依旧害怕长大。

【美美评语】.....

荒芜的空城是花网上“硕果仅存”的男生之一，“花粉”中





以女生居多，所以，空城在网上受到空前的关注。他一定是个很细腻男生吧，因为他喜欢王菲和张爱玲，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射手座的男生，对文字和音乐有着莫名其妙的感动。在这感动中，他会度过他富有诗意的心灵人生，这是个幸运的男生。





✿ 寓摇言 ✿

第一章摇阿修罗

电脑幽蓝的屏幕上显示 源:濛, 这是我完全释放在网络上的第三个凌晨, 不眠不休。现在距离我离开那个暗无天日的牢狱——他们叫这是休学——已经过去 缘个小时, 人总是对一些无关痛痒的数据有着深刻的印象。这些所谓的触目惊心的数字又该让班级里那些刻苦的人们感叹光阴如金、逝者如斯了, 我这样想着。

我叫南生。生长在这个南方的小镇, 坞镇, 是别人口中的青春年华。事实上, 我在这个该充满幻想的年龄里没有幻想, 该有





理想的年华里没有理想，近三年的生活里，我的全部就是笔、纸、我的书和一台电脑。那些被现代人看来重要的学业，早已荒废殆尽，我终日只是在教室里苦度光阴。

“我已经提交申请，休学。”

“你想要干什么？”

“生活，自己的生活。”

“你以为你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么？”

“这不需要你担心，你的责任只是照顾我 15 岁之前的生活；至于以后，我们都不再也不应是彼此之间的累赘。”

四天以前的夜晚，我和那个本来应该被我叫做父亲的男人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我习惯尽量和人减少言语，特别是他。三年的时间已经让这个男人对于这个男孩从忏悔到愤怒到无奈再到麻木。

整个房间阴冷潮湿，偌大的空间里没有开灯，只有两支微弱的灯火在闪烁，明明灭灭，有雾气的味道，烟的味道。我靠着阁楼的楼梯，吞吐着烟雾，告诉他这些，算是一个通知。我可以隔着黑暗想象到，他弓着背坐在木制的椅子上抽烟的颓象，心底就会莫名地快乐，还是疼痛？

前院房客的屋子里灯火星星点点，像是暧昧的邀请，容易让人产生幻觉，深陷在里面。这是我们的收入来源，一间小镇的旅店，古朴取胜，来小镇旅行的人会喜欢这样带有古老陈腐气息的





处所，叫这个为沧桑。累了的时候，我也会站到旅店的柜台前，为住宿的人登记，这是一个快乐且痛苦着的事，你可以随时地插入一段他人的生活，窥探到他们生命的一端；但是，你又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分别，即使是一面之缘的陌生人。

烟烧到我的手指，踩灭，上楼。阁楼上的一切都是我的。

有些时候你不需要很多解释，一片黑暗可以结束一切。

第二天我们到学校办理手续。

那个一脸温和的班主任对我说，其实你有能力让自己不这样子的，你让他和你都难过。

是，我有能力，但是，我没有那么高尚，老师。我冲她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笑，对于笑的概念和表情，我几乎已经没有定位。

自己珍重。

是，珍重。

因为没有言语，我的声音变成了文字。大多时候，我把它们裸露在自己的专栏里，我在一个全国知名的文学网站上发了两篇文章，一共是四千字，得到了一个专栏。我说过，人有时候总对一些无关痛痒的数据有着深刻的印象。

偶尔把它们寄给杂志和报社，能换回些许不菲的稿酬，所以我敢对那个男人如此自信地宣布，二十岁以后的生活，我以为我的





生命将靠文字延续。

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不再需要文字，那么，这是人间给我的判决，死刑。这是我的 囍 签名，网络上我用的名字，叫阿修罗。

很多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因为喜欢，总是反复敲这四个字，作为回答。不曾改变。

只有自己知道为什么。阿修罗，佛国六道众之一，天龙八部之一，好斗，善妒，以毁灭为乐。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法制，我已经胡作非为。

那些在网络海洋里游走的人，在文字下方留下踪迹。无非是些贬褒。

可是这个人说：你的字里有着让人无法捕捉的温暖，但这温暖太微弱，奄奄一息，它被大片大片的阴冷所覆盖住，正因如此，难以捕捉。其实，你可以去观望你那个小镇的黎明或黄昏，细腻的温暖会铺天盖地。我在这个黎明将近的时刻，读到它，像是读到一则经文，心底有着莫名的虔诚。我想这是对于一个人的文字最好的诠释。

缘 囍，我喝完身边整整一大玻璃杯的冰水，关掉一直这么挂着的 囍，然后起身走下木制的阁楼楼梯，走在上面吱呀作响。我想去看这个我生活着的小镇的黎明，很久没有这样让自己顺从另一个人的意志，仅为了他或她对于自己文字的描述而已。





穿过屋子和前面旅店的一个小院子，这里种满了一个女子栽下的白色的花朵。她曾经对我说过，栀子花是给你的，你这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里的孩子；白玫瑰，哦，白玫瑰，这些是给远方的爸爸。看吧，赤贫但纯洁的爱。只是，没有她自己喜欢的梅花。只是，都不再了。夏至将至，有些花草开得正好。

江南小镇的黎明有着她别样的风情在里面，踏着细石块堆积起的小路，沿着一条世代养育我们的河流，走过石桥。这是黎明将至未至的神秘时刻，充溢着氤氲的水汽，夹杂着一点早起人家晨炊的烟味，如此恬静。天还带着一些灰蒙，只有远处一点待发的光亮，躲藏着。这里一直保持着最原始的面目，记得在哪本杂志上看到这样的句子：一切最原始的东西，代表了生命最初最纯真的状态。我想，我的生命是和这里格格不入的，因为有了太多的别样的丑陋的情感。

人有时候是一种很没有原则性的动物，他们总以为能完全地控制住自己，实际上，他们只是随时随波逐流的群体。就像我的这个黎明，听从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安排，去观望一个小镇的黎明。

有些时候，不经意的一瞥，会让人永久地记住，这则留言的主人，叫在梅边。





第二章摇在梅边

我叫清树，圆岁，自由撰稿人。生活的城市被安妮宝贝称作石头森林，上海。两年之前，我开始过流浪旅居的生活，偶尔回到上海的房子小憩，然后再次上路。

我的全部，是一个旅行包，里面有必备的旅行用品，衣裤、药物、配饰等；另外，还有一台手提电脑。我靠写字来维持旅游的支出。我的父亲很早去世，不用顾及母亲，没有牵挂，我孑然一人，生命如风。

现在我在拉萨的一家小旅店里，既是旅行也是为了阅读。是在上海书城里买的安妮宝贝的《莲花》，知道里面写的故事发生在拉萨还有墨脱，只是单纯地觉得应该身临其境，远离喧嚣地读，才能明白安妮的故事。

初踏上这个赤裸于世间的土地，我能闻到一股很浓重的阳光和雪域交杂起来的味道。

我在一家全国知名的文学网站上拥有一个个人的专栏，用来发表琐碎的故事，关于爱情，关于宿命，漂泊，等等的一切。我是一个昼夜颠倒的动物，这样的习性不适合长期旅行，但适合旅居。在某一个地方停留下来之后，我会恢复自己这样昼伏夜出的生活。





这个凌晨，我在码字。外面是拉萨的雨，总是在万籁俱寂时神秘地降落于高原的山谷的地面上，清晨一来，便一切结束。

而上面的头像是一整排的黑暗，不能言说的空洞。我的网名叫在梅边，梅花的粉红是那种带着些许暧昧的邀请的颜色，喜欢梅花，从很小就开始。网络上的人说，怪不得你会写字，喜欢梅花的男子是带有情感细腻的写照的，有女人的细致在身上。我去那家常去的网站。我的电脑里面没有任何游戏，它们于我不具有吸引力。所以，写字到累的时候，我的消遣只是读书。

很久之前关注到这个地方有个叫阿修罗的男生，18岁，是这里唯一一个拥有专栏的未成年人。文风阴郁。他有一篇小说叫《浮光》，讲述一个男孩童年和母亲在江南小镇相依为命，依靠旅店收入的生活，直至母亲病死小镇，父亲归来。男孩和父亲之间冷漠地生活，他自己称这里面有恨的意味。

的确是个很能驾驭文字的人，那些仇恨的情结被很巧妙地化为淡淡的阴翳。但是，毕竟这是个人，有血有肉，那些追忆的情节被刻画得生动幸福，有难以言说的温暖躺在里面。像一首歌的曲调，《寒武纪》，曲高和寡，但却另有一番温存。

一直都是安静地在看别人的文字，很少留言。我觉得文字和看文字的想法都是很私人的东西。

可是这次，我对他说：你的字里有着让人无法捕捉的温暖，但这温暖太微弱，奄奄一息，它被大片大片的阴冷所覆盖住，正





因如此，难以捕捉。其实，你可以去观望你那个小镇的黎明或黄昏，细腻的温暖会铺天盖地。这仅仅只是一种冲动，蹉跎岁，他不应该如此不快乐的。生命有太多的精彩，只是他没有心情去领会。我近乎奢望地想，这个看似冷漠的男孩会在这个黎明将至的时刻，看到这个从拉萨发出的评论，然后出去看小镇的黎明，义无反顾、毫无缘故地信赖一个陌生人。

现在是凌晨 源:源，窗外的雨水已经变得细腻，没有了初始时的酣畅淋漓。这个夏至将至的时节。

我停歇下进行着的文字，“它们的排列组合散发新鲜迥异的气氛，似乎与所置身的地方并不联系。”这是安妮在《莲花》里关于文字的一个句子，如此奇妙的描述，置身于这里才能与文字有共鸣。

我点进这里的论坛，这个网站已颇具规模，除却供作者发表文字的版面，还有文学论坛，叫城堡。

论坛是整个网站最热闹的地方。很多的热帖被置顶，其中一则被管家用浓重的大红色加重突出，列于首位。是一个男人发的，语言里可以看出是个质朴的人，应该不曾上过网，至少很少接触网络，据他说，这个帖子发了不下 源次终于成功，一个关于他的故事。四天前的深夜发表，后面已经跟了十几页留言。

蓦然发现，小说真的是像安妮宝贝说的那样，它代表着一种内向自省，代表对表象的超越，它能够扩大心灵的范畴，增加对





人性和事物诸多可能性和复杂性的理解。它带有个人气质。

我用黑色的墨水笔，抄下一串数字，昏黄的灯光照在白色的纸上，有着不同寻常的魅力。

关掉网页。

网页上面依旧是黑白一篇，现在的时间是缘:圆苑，那个叫阿修罗的男孩子是否在倾听坞镇的黎明到来时，那一阵鸡啼？

翻开“查找”档，输入那样一串瑰丽的号码，然后点击“加为好友”。

系统显示：你已成功把阿修罗加入好友。

呵，这是个没有防拒心理的男孩。

一切还并不晚。

上线的那一个瞬间，我看见阿修罗的头像，从鲜艳的明亮闪烁变到灰暗。屏幕显示 缘:圆苑

王家卫在《重庆森林》里给过金城武这样一句独白：每天你都有机会和很多人擦身而过，而你或者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是知己。

第三章摇小王子

“给您圆苑房的钥匙，上楼左拐第猿个房间。”





“喂，您好，周末双人间是么？好的，我们周末**宾馆**给您空着。再见。”

“出了门口右转，**缘**四米左右有船只提供观光。祝你愉快。”

.....

第五天开始，我开始厌倦整日坐在阁楼上码字的生活，每天会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到前边来和旅客闲聊，给他们指路、提供服务。因了我的友好或者被看作是殷勤，他们告诉我各自生活着的城市的故事和见闻，我亦养成一种职业性的笑，仅是肌肉的一种活动，算作回报。

柜台边上有一面很大的镜子，供旅客整理仪表用。经常映照出一张脸，笑脸。我淡淡地说，我并不在改变什么，只是纯粹的消遣时间，打发烦闷，仅此而已。然后，笑容定格。

时间的流逝，已经把我培育成一只刺猬，只向他暴露满身的利刺。

这个旅店坐落在进坞镇的小道上，门口是大块大块岩石铺就的道路，在这个夏天有了斑驳的阳光洒在上面。门口就是一条穿过小镇的河流，有一家旅游门户网站上介绍过这里：这样一个江南小镇，是需要乘船游览才能体味其味道的。两扇门完全古木制造，或是舍不得摆脱乡村气息，亦或是为了保持旅游资源，总之这里大多数的房子仍旧沿袭古老的一切，包括木门。进门两边是四张褐色扶手椅，两张之间各有一个木制茶几，终日摆放着一些小





甜点，供旅客闲坐。里边正对大门的是柜台，其实也不过是木制的大桌子，只不过有了梯度，颇有古时少了护栏的当铺柜台的架势。桌子上摆满钥匙和便条，还有收据清单和一部电话。后边墙上是两个时钟。一个是最标准的时针、分针、秒针慢慢走，另一个是电子的，只有这些才让人感觉并非回到古代。

有一个女客，是安静的人，头发清汤挂面，穿着棉布连衣裙，同男友来这里旅游。挽手进出，都带着恬静的微笑，从不给人喧闹之感。因了这，我爱给他们一些方便，力所能及的。她临走前，特意留下一本书。她说注意到我空闲时埋头读书或写字。没想到她的观察如此细致。

奶白色的硬纸封面，上面印了作者的名字、书名还有出版社名，再无其他。安妮宝贝的《莲花》。

这个写字的女子说，生是过客，跋涉虚无之境。一场关于寓意，关于心灵的历史。这是追溯。

就如此混混沌沌地过了一个星期，陆续寄出新写的小说、散文。我要现在开始收集财富。毕竟今后的生活谁都无法预料，我不希望在有危难突然降临的时候需要靠另一个人来扶持。但是有一篇我始终没有勇气拿去投寄，甚至后悔把它发表在专栏里边，一篇小说，但是和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叫《浮光》。安妮宝贝在《莲花》的前言里写：小说应该代表着一种内向自省，代表





对表象的超越，它能够扩大心灵的范畴，增加对人性 and 事物诸多可能性和复杂性的理解。它带有个人气质。

只是写字，发表，投稿，查收稿费，给旅客提供一些服务和指引。这就是目前的生活。

实际上我在网络里除了文字并不关注很多，那个网站有一个叫城堡的论坛，但我从不曾进入。网上的人也都是三言两语地搪塞，并没有心灵的沟通。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开

这个深夜没有缘由地打开。好友里仅是几个亮着的头像，从不打招呼，都已经习惯我的沉默和敷衍，没有多余的留言。只有一个系统信息。

在梅边已加你为好友。

很深刻的三个字，一周以前，他曾在中国的某一个角落里驱使我去看这个从不曾好好观察的小镇黎明。那个清晨，我脱下鞋子，用最真的皮肤接触滑滑的地面，走过流淌的河水，走过直铺的小桥，走过家家户户门前的天井，走过少女梳妆台下的风铃。我想起那个爱在梅花丛中冲我微笑的温暖的女子。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这，算不算是一种别致的幸福？

后来发现他在那个网站也拥有自己的专栏，文字大多是关于他的旅途生活，中间夹杂着爱情故事、生命探讨和人间冷暖。他是个旅居的人。我向往那样的生命状态，无根。

很自然地加了他的，一直以为自己注册一个





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没有想到这会成为我联系一个人的通道。世界有时候很奇妙，往往你越想不到的事情越会发生在你的生命里。不到四秒的时间，我收到认证提示，通过对方认证。惊异于两个人在线的一致性。我觉得这里面有了不能用言语道破的机缘。

“为什么会通过我？”

“因为我认识你，我已经加了你。倒是我，惊异于你会主动发来信息。”

“怎么讲？”

“你是个不太爱用网络交友的人，文风如此，人便应如此。”

“你读人很准，和旅居的经历有关吧。”

“是。”

“为什么要起这个网名？”

“喜欢梅花。粉得妖娆。”

很相似的句子，一位故人，于是和他有了一丝亲切。

“我现在在拉萨，为了读一本书，来到这个高原城市，一本关于寓意，关于心灵的历史，关于人所走上的旅途的书。”

《莲花》？

